

向日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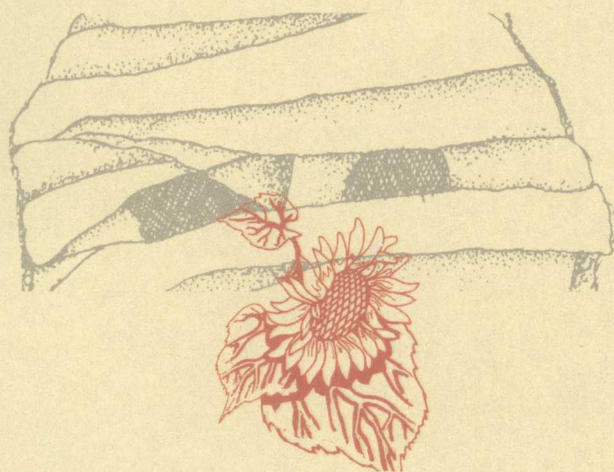
The Sunflower

SIMON WIESENTHAL

[奥地利] 西蒙·维森塔尔 著

刘蕴秋 译

姚刚 审校



上海三联书店

向日葵

The Sunflower

SIMON WIESENTHAL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日葵/(奥地利)维森塔尔著;刘蕴秋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8
ISBN 978-7-5426-3076-6

I. 向… II. ①维…②刘… III. 法西斯主义—
研究 IV. D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799 号

向日葵

著 者 / [奥地利]西蒙·维森塔尔
译 者 / 刘蕴秋
审 校 / 姚 刚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5.75

ISBN 978-7-5426-3076-6/C·319

定价: 24.00 元

中文版序言

《向日葵》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我可以对西蒙·维森塔尔先生的在天之灵说：“你的又一个愿望实现了。”

西蒙·维森塔尔是国际知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反法西斯斗士。他本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他的亲人中有 89 人在纳粹屠刀下惨遭毒手。1947 年，他怀着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在维也纳创办了专事追踪纳粹战犯的犹太人文献资料中心。1977 年，他又在美国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其宗旨是继续追踪残存的纳粹战犯，并组织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纳粹大屠杀的系统研究。总部设在洛杉矶的该中心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和联络会员，并在世界许多大城市建立分部。在中心的会员和支持者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实业家、政界人士和艺术家，其中不少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属。

六十多年来，由于西蒙·维森塔尔及其朋友们的努力，已有上千名纳粹战犯，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魔王”阿道夫·埃希曼等人，被送上了审判台。为了将逍遥法外的纳粹罪犯绳之以法，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西蒙·维森塔尔认为：“找出证人与抓住罪犯一样重要”。在他的努力下，一个证人网络在全球范围建立起来。一旦需要，证人们便从世界各地赶来指认纳粹罪犯。中心还将纳粹战犯名单分送各有关国家的

政府，并派代表去这些国家宣传游说，督促司法部门对战犯起诉。1979年，西德议会内一些人想以立法手段限制对纳粹战犯的起诉，中心即派代表去西德，会见了包括总理在内的各界人士，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挫败了这一企图。也是由于中心坚持不懈的工作，美国设立了专门审查纳粹战犯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修改了不允许对战犯起诉的法律，连一向行动迟缓的英国也发表政府调查报告，宣称要追查纳粹战犯。苏联解体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以平反错案为名释放在大屠杀中施暴的罪犯，中心即提出强烈抗议，最终迫使这些国家将罪犯再次收押。随着大多数纳粹战犯入狱、年迈、死亡，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大屠杀研究和教育，努力与各种否定大屠杀、否认历史的理论和活动作斗争，使子孙后代永远牢记这一历史悲剧。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与中国有许多合作。我和我的团队与他们的合作始于20年前。1989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副主任亚伯拉罕·库珀访问了我们犹太研究中心，双方达成了进行合作的共识。1991年，我们首次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的纳粹大屠杀展览引进中国，并附设了一个有关大屠杀期间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展览会，在国内引起轰动。同时，由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组织的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为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后，中以两国在1992年1月正式建交。1992年春，我访问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并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研究。1993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的纳粹大屠杀展览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出。在此前后，西蒙·维森塔尔中心领导人多次驳斥了日本一些人否定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我们与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最近的合作成果是“犹太人在近代中国”大型图片展。该图片展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上海犹太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于2008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隆重开幕。由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

英凡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并参加系列活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亚柯萨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展览会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旅美华人华侨及广大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美国各大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

《向日葵》是西蒙·维森塔尔的代表作,已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它既在讲述历史和个人经历,又在探讨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应该怎样对待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们,如何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大屠杀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西蒙·维森塔尔强烈反对无原则的宽恕,更严厉批驳否定历史、抹杀历史的谬论和企图。他特别重视大屠杀这一反面教材在教育人民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学校如果保持沉默,就失去了其教育的意义;教堂如果宽恕,就失去了其教化的意义;父母如果对此否认或保持沉默,就失去了家庭养育的意义。年轻的一代应该听到老一代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后者多么不愿意讲述。”同时,他努力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实施惨绝人寰暴行的罪犯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报复。

西蒙·维森塔尔对中国充满感情。1995年5月,在他位于维也纳市区的办公室里,我与他进行了促膝长谈。他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在法西斯倒行逆施的年代都遭受了劫难,因此《向日葵》探讨的问题对中国也是有意义的。他说:“我的一个愿望就是这本书能译成中文出版。”他特地为《向日葵》中文版写了序,并问我佛教对宽恕持怎样的看法。我对佛教并无深入研究,也很难向他解释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比佛教文化大得多,但我告诉他:“对于那些至今仍歪曲、否定历史的人,我们当然不能宽恕。”我还向他解释了中国人所说的“以史为鉴”的含义,他表示完全赞同。他说:“看来世界上各种文化千差万异,但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有相通之处。”

由于种种原因,西蒙·维森塔尔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向日

葵》中文版的出版。不过，本书在他诞辰 100 周年之际问世，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愿这本书能使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潘 光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中路院部大楼

2009 年 3 月 10 日

中文版自序

关于宽恕,关于什么人有权利宽恕的问题,我从未停止过思考。自纳粹时代以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许多年以前,我曾经坐在那个濒临死亡的德国士兵的床边,默默地听完了他的叙述,然后一言未发从他身旁走开。当初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完全是出于本能。很久以后,我才将这个故事写了下来,那时已是 1960 年代后期,距离我获得解救,距第三帝国灭亡已经过去了 25 年。当时很多报纸正在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评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人最终应当宽恕,应该忘记过去的苦难。由此我想到,我所经历的一切未必是我个人面临的难题。

我将这个真实故事写了下来,并且寄给了世界各地很多人——这些人的观点在公共舆论中举足轻重,我请求他们回答:如果他们处在我的位置,他们会怎样做。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答复可以分为三大类:一些人对我的沉默表示了理解;另一些人认为我应该对那个垂死的士兵好言宽慰;还有一些人对我倾听那个士兵的临终之言加以肯定。

早在一千年以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具有深刻的意义,相信它在一千年以后仍将意义重大,毕竟人类历史是一部贯穿着罪恶与战争的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做出了如下决定:我只能宽恕对我个人乃至对我的家庭造成侵害的、不公正的行为,但是,仅此而已。

多年来,关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

各样的答复,《向日葵》以多种不同的文字发表了这些回复。

我不了解佛教教义对这个问题持怎样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想象,未曾遭受迫害的人可以擅自代表惨遭杀戮的无辜者说:我宽恕你。

西蒙·维森塔尔

前言

巴里·多夫·施瓦茨拉比

二战前，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是加利西亚的莱姆堡市^①一名小有成就的犹太建筑师。他曾在位于布拉格和莱姆堡市的大学就读并毕业，获得了两个工程学学位。直到1943年，他都是在相对较为安全的环境中从事着自己的职业。但是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他被捕了。想到盖世太保的残酷折磨，维森塔尔曾试图自杀。就在这次自杀事件后，他被从波兰押运到奥地利，横跨欧洲，在十几个集中营之间辗转穿梭，无数次死里逃生。1945年2月，他最终被解押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同年5月被攻打进来的美军解救。

维森塔尔的亲人中，有89人惨遭纳粹毒手。他曾无助地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与几百名上了年纪的犹太妇女一起被塞进了一节货车。他的母亲后来死在贝乌热茨集中营。他的岳母被枪杀，惨死在自家的楼梯上。

自1945年被解救以来，西蒙·维森塔尔就全身心地致力于追踪纳粹战犯，并将他们绳之于法，是这些偏执、狂热的罪犯将种族灭绝的概念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了人类文明。维森塔尔成立的犹太人文献资料中心坐落于维也纳，成千上万的前纳粹分子就居住在这个城市，其中很多人现在成了政府雇员或者是警官。这座

^① 曾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

城市对任何耻辱的暗示都十分敏感，在这里追踪纳粹战犯，维森塔尔必须慎之又慎。

他不得不采取极为隐蔽的调查方法，不过，自从被解救以及达豪军事审判以来，他一直在收集整理信息和文件资料。30年来，在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维森塔尔一直在准备档案，收集卷宗，从知情者那里搜寻匿名线索。

维森塔尔目前的工作包括出版发行信息简报，在上面发表他近期的工作活动，列出他找出的纳粹分子的姓名、化名及其所在的位置，并且还有他得到的有关其他正在通缉中的罪犯的“秘密情报”。他仍在为获得有关纳粹驱逐犹太人出境和用毒气杀人的罪恶真相不断努力。

维森塔尔还在当地犹太人办的维也纳报纸上，与他的读者分享非机密资料。例如，他曾在某一期上刊出了一张图像有些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党卫军士兵正在摆着姿势照相，他身后的树上吊着三个男人。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凡认出照片上的男子者，请立即与文献资料中心联系。”

除了追踪战犯，维森塔尔同时也在寻找证人。他曾经写道，“找出证人与抓住罪犯一样重要”。如果找不到证人，纳粹分子往往就会被释放。

二战刚结束时，各国领袖纷纷表示要竭尽全力惩罚纳粹分子，为此他们发布宣言，许下诺言，报纸上还发表了社论。但是事实证明时间才是最好的医生。那段“苦难的岁月”令人困窘难当，不堪回首。然而，维森塔尔和犹太人都必须牢记这段历史，正如维森塔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所言：“学校如果保持沉默，就失去了其教育的意义；教堂如果宽恕，就失去了其教化的意义；父母如果对此否认或保持沉默，就失去了家庭养育的意义。年轻的一代应该听到老一代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后者多么不愿意讲述。”

维森塔尔的《向日葵》极富特色，值得一读。它不是历史书，也

不是自传；它不是小说，也不是道德说教——尽管都有那么一点。《向日葵》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欧洲犹太人命运为我们在困惑迷惘中留下的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惨剧，这幕惨剧是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所叙述的故事，而在于它所没有告诉我们的，在于它对读者良知的召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蒙·维森塔尔的讲述始于内疚的恐惧，然而正是他成为了那些在苦痛与折磨中逝去的人们的黄色向日葵。他正在同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们一起，努力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实施惨绝人寰暴行的罪犯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报复。

纽约洛克威尔中心

1976年1月

目 录

前 言	巴里·多夫·施瓦茨拉比	1
-----------	-------------	---

第一部

《向日葵》	1
-------------	---

第二部

评论集	83
撰稿人	166

第一部 《向日葵》

昨天晚上阿瑟说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也记不起来了。好像事情还很重要。唉，要是当时我身子没那么乏就好了！

我站在阅兵场上，犯人们刚刚领到了他们的“早餐”，正在慢慢腾腾地列队集合。所谓“早餐”，就是一份又黑又苦的汤水，集中营的厨师们竟把这种东西称为“咖啡”，真亏他们说得出口。犯人们一边吞咽着那份黑色的汤水，一边赶过来集合点名，唯恐迟到了。

我没有去领我的那份“咖啡”，因为我不想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对党卫军中的许多虐待狂来说，厨房前面的这块儿空地是个最中意的狩猎场。通常，他们总是藏在棚屋里面，只要心血来潮，就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袭击那些可怜无助的囚犯。每天都有犯人因此而受到伤害，而这只是每日上演的“节目”的一部分。

大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满脸愁苦，只等着集合的号令。在这种场合往往危机四伏，可我已经顾不上这些，只是一门心思地在回忆着昨晚的谈话。

哦，我想起来了。

昨晚夜深人静，四周黢黑。我们躺在床上，只听有人在低声呻吟，有人在悄悄低语；偶尔有人翻身，压得木板床吱嘎作响，有如游荡的幽灵。黑暗中虽然分不清彼此的面孔，但是，只要一听到声音就知道他是谁。白天的时候，我们同屋的两个人回了一趟犹太居住区。他们竟然得到了看守的许可。是看守心血来潮呢，还是收受了他们的贿赂，我琢磨不透。估计只是心血来潮，否则一个犯人能拿什么去贿赂看守呢？

现在,这两个人正在讲述他们一路上的见闻。

阿瑟在人堆儿里挤了挤,朝这俩人靠了过去,生怕漏掉一个字儿。我早已睡意蒙眬,只是迷迷糊糊地听到,他们带回了外边的消息,是关于战争的消息。

住在犹太居民区里的人消息灵通,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得到的消息仅仅是凤毛麟角。那些白天在外面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我们只得把这些只言片语拼凑起来加以分析。这些消息有的是偶尔从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谈话中无意听到的,听来的消息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传;有时甚至路人出于同情或安慰也会向他们悄声嘀咕几句。

通常听到的都不是好消息。一旦有了好消息,大家反而会问:是真的么?抑或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相反,只要是坏消息,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因为我们早就对坏消息习以为常了。坏消息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令人震惊。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糟,而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会更糟。

棚屋里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无法思索。日复一日,大家白天干一天活,衣服全都湿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又穿着已经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挤在一起。大多数人累得连鞋都不愿意脱就上床睡了。晚上,时常有人在睡梦中突然尖叫起来——可能是做了噩梦,也可能是被睡在旁边的人踢了一脚。我们睡觉的这个棚子以前是个马厩,天窗只打开了一半,双层铺上满满当当挤了一百五十多人。这么多人被关在一起,根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集中营里的犯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大字不识的文盲;有虔诚的教徒,也有不可知论者;有的人热心,有的人自私;有的人勇敢,有的人愚钝。然而,共同的命运抹平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不过;不可避免地他们中间形成了一些小团体,这些人之间来往密切;不过,若非命运使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凑到一起。